

在中山先生 身边的日子里

● ZAI ZHONGSHAN XIANSHENG
SHENBIAN DE RIZI LI



● 江苏古籍出版社

在中山先生身边的日子 里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会编

在中山先生身边的日子里

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625 插页 4 字数 175,000

1986 年 9 月第 1 版 198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500 册

书号: 11354·100 定价: 1.80 元

责任编辑 陆钟琦

仲謙先生

孙中山赠冈仲谦
的亲笔题名照片

孫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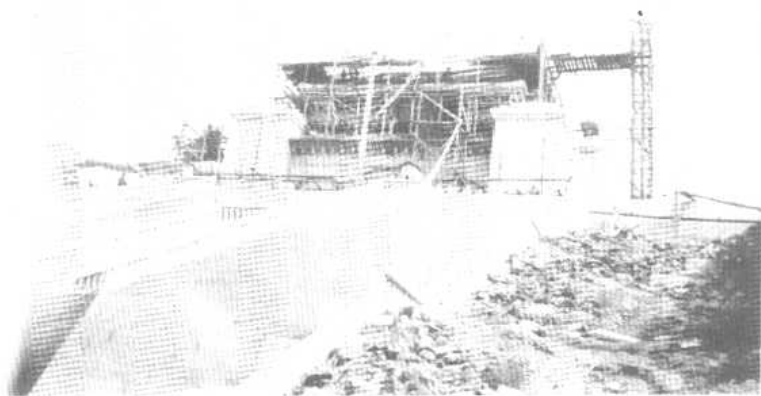
孙中山致焦易堂信

易堂先生
敬啟者
前奉
大
公
營
時
孫文

孫文

孙中山致护法议员信

建造中的中山陵祭堂



建造中的中山陵
祭堂后之墓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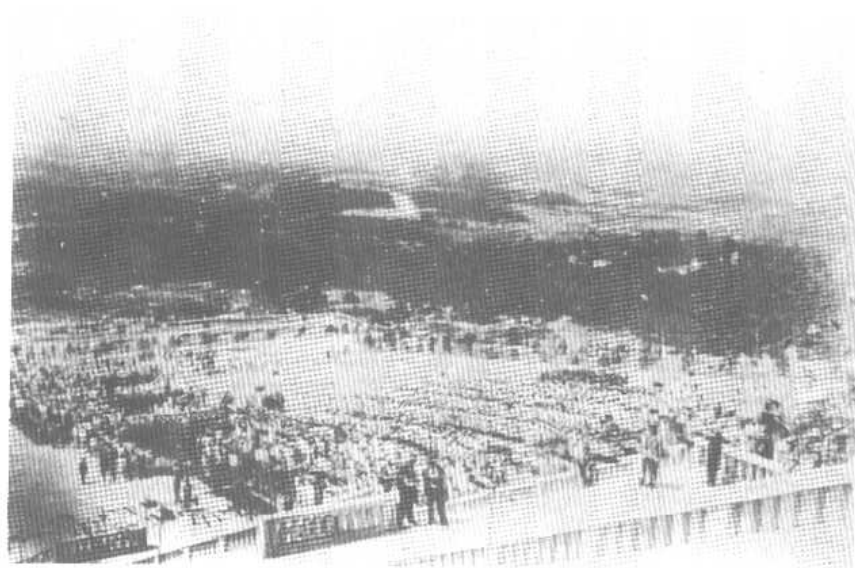


建造中的中山陵
(右为监修工程师刘梦锡，
左为陶馥记营造厂陶经理)





孙中山遗体由卫士从北京西山碧云寺中移出
准备南下（前立者为林森）



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奉安大典盛况



广东军政府的第一架军
用飞机“罗莎蒙德”号
(上坐者为宋庆龄)



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
在广东军政府空军服役的
艾伯特中校

目 录

从太湖秋操到与中山先生的几次会面·····	华士龙(1)
我给孙大总统当警卫·····	雷彪(25)
孙大总统为我改名·····	吴刚(乾生)(29)
我在南京光复前后的经历·····	金鸿声(35)
光复南京之役为革命军提供地图·····	毛丰(40)
回忆南京光复前的新军第九镇·····	林知渊(46)
南京光复和迎接孙中山到南京就任	
大总统的回忆·····	盛成(59)
在武汉、北京亲聆中山先生教诲·····	陶鹏远(66)
一次难忘的会见·····	俞钟彦(76)
孙中山先生出席桂林学界欢迎大会·····	张文(国栋)(77)
中山先生赠送先父闵仲谦亲笔题名照片·····	闵德勤(79)
孙中山致焦易堂书信四封	
(民国十二年三月至民国十二年十二月)·····	(81)
戴季陶、邵元冲、胡汉民、于右任跋·····	(84)
孙中山致护法议员书信两封	
(民国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民国十二年六月)·····	(88)
孙中山给焦易堂的派状(民国十二年八月四日)·····	(90)

孙中山致焦易堂书信(民国十三年十月八日).....(91)

蒋介石、戴季陶、孙科、连声海、张默君、王震、

居正、唐绍仪、尤列、马相伯跋(92)

先父焦易堂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段经历

..... 焦宗岭 焦维和(96)

孙中山先生三次回粤斗争纪实..... 范体仁(100)

孙中山广东军政府的第一架军用飞机

..... 盖·帕特里克·艾伯特(145)

在中山先生身边的日子里 范 良(149)

追随中山先生东征北伐..... 刘树亮(159)

中山先生观看我们军事演习..... 王之宇(168)

在广州、黄埔听中山先生训示 刘 夷(176)

关于黄埔军校的一段回忆 卞稚珊(180)

一九二六年北伐的片断回忆..... 陈颐鼎(189)

忆孙中山先生思想对我们兄弟的影响 张文心(199)

冯玉祥将军拥护孙中山二三事..... 尹心田(204)

孙中山——中国历史上伟大的革命者 顾执中(208)

中山陵园的建设与管理..... 刘新天(211)

我对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的回忆 项德言(216)

我为中山先生守陵 范 良(220)

附录：从孙中山北上到奉安大典 蔡鸿源 孙必有(225)

从太湖秋操到与中山先生的几次会面

华士龙^①

在安庆武备学堂

我在一九〇二年考入清政府设在安庆的安徽武备练军学堂。该学堂总办是冯煦^②，实际主管校务的是提调谭亦张^③。学堂规定，学业速成(定期一年毕业)，训练严格而紧凑。

来此学堂就学的青年同学都是汉人。当时，“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思想意识非常严重，社会风气又是鄙视这样的所谓“洋学堂”，因此，同学大都家境贫寒。但所有同学都有一些文化知识，又抱着习武图强的志向，故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思想容易在同学中间传播。几个年长的同学，如陈王谟(后改名血岑，武昌起义时是武汉的宪兵司令)、柏文蔚(字烈武，安徽人)、冷遁(字御秋，镇江人)和我等，经常在一起议论时政，嬉笑怒骂。学

① 华士龙，又名彦云，江苏无锡严埭人，生于一八八一年。曾任清军第九镇三十三标第三营前队事务长、排长、队官。辛亥革命时，任江浙联军江北支队参谋长、第二军参谋长兼第十一师师长。辛亥革命后，任湘粤桂联军参谋、全国特种营业稽征特派员等职。于一九七九年逝世。作者在三十年代曾写有《余生散记》一文，在抗战时散失。此文为作者在九十七岁时，由家属根据上文断断续续笔录整理而成。

② 冯煦，字梦花，江苏金坛人。清科举中过探花。

③ 谭亦张，字学衡，广东人。清海军学堂毕业生，曾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后任清政府海军副大臣。

堂里的教官，也都是汉人，他们眼看清政府颓废腐败，大多同情学生的举动。一次，陈王谟拿来几本邹容撰的《革命军》，在同学中间传观，看过这本书的同学莫不痛恨清政府。在一个出操后的下午，正好许多学生聚在一起，又议论起这本书来。此事被提调知道后，他下令将邹容写的书全数搜去，又逼令陈王谟立即离去并令以后不准再来安庆。谭亦张又召集全体同学严厉训戒，说这类是禁书，以后不准再看。次日，便挂出了“陈王谟犯规开斥”的牌子。其实，我们这些同学，那时在学堂里起哄，都是自发的，没有参加过任何革命组织。

一年光阴易过，全体学生毕业。柏文蔚、冷遁先后到南京第九镇三十三标当过管带、标统。我仍留在安徽，派在驻菱湖嘴新军第三营做实习官。新三营的管带便是老师（武备练军学堂的教官）顾忠深^①。不久，顾忠深又去南京做第九镇三十三标教官。

一九〇四年，恩铭任安徽巡抚，委徐锡麟做巡警道。徐锡麟一到任就办了督练公所。我当时还是实习官，规定要到督练公所受训（受训的人都发俸银十二两，膳宿自理）。督练公所的督练官薛哲，见我考试内外场成绩都是“优等”，又见我有些民主革命思想，平时生活俭朴，说我“品性最好”。薛哲还带我和几个一同受训的实习官去见徐锡麟。徐锡麟嘉奖说：“你们品学兼优，本道对你们寄有厚望啊！”

一九〇五年，得到顾忠深来信，要我伴送他的家属去南京，我便向薛哲请假，薛哲和教官们都不忍放我离去，我说：“各位老师

^① 顾忠深，字尽忱，无锡人。抗战时，顾是汪伪南京政府监察院副院长，死于一九四五年。报上、书上登他的名字为顾忠琛，实为一人。顾弟名忠谔，“谔”字亦为水旁。我未听说顾曾将“深”改为“琛”。

栽培我的恩德永远忘不了，我也不忍就此离开各位老师，只是我受顾老师的嘱托，不得不护送师母去一次，我到了南京立即回来便了。”这样，我就伴送顾妻到了南京。本想过二、三天仍回安庆去，谁知一到南京，见到顾忠深，他便说：“你的差事已经派定了，你就在这里做事吧。”我说：“我可要失信于薛老师了。”顾忠深笑道：“你还在受训，几时委差亦不知道，那边又不是少不了你一个人，南京和安庆做事不也是一样？这里已经委差了，你就委屈一点吧。”我只得同意。想写一信辞谢薛哲，又觉得很难措词，一直犹豫着没有写。当下我便做了第三十三标第三营前队事务长。一九〇六年，又接何遂^①的缺，升做左队队官（相当于连长）杨韵轲^②属下的一排长。不多日，见报上登载徐锡麟刺死恩铭后自己牺牲，薛哲被捕斩首的消息。此事牵连甚广，恩铭手下人（属端方一派的）搜捕督练公所，杀害了我在督练公所的许多同学（凡我认识的同学竟无一幸免）。这个消息传到三十三标，我的许多同学和同事都感到悲愤。当我确知薛哲惨死的消息后，更是悲伤，想不到督练公所一别，竟成永诀。恩铭死后，冯煦接任安徽巡抚。冯煦信任顾忠深，招顾忠深去安徽当了新军混成旅旅长。

参加太湖秋操

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这时我已升做队官），清廷举行

① 何遂此时由第九镇保送北京陆军大学读书，后来改名何绪基，任第一镇的参谋长。

② 杨韵轲，福建侯官人。第九镇响应武昌起义，攻雨花台失败后，杨率部到镇江与三十五标、三十六标会合，便在镇督林述庆部下做团长。江浙联军攻打南京时，杨率部攻打天堡城。守天堡城的张勋部在城上将白旗乱摇，杨冲到城下高呼“缴械”，敌兵乱枪齐下，杨当场牺牲。

太湖秋操，安排南京第九镇与湖北第八镇进行对抗演习。为此，清廷特从安庆经潜山、太湖至湖北省建造一条军用公路，逢山开路，遇水造桥，以便行军和驮运辎重、炮车，规模颇大。第九镇规定先用轮船运往安庆登陆，然后步行至太湖与第八镇对阵。当运送我们的船队驶近安庆时，早见岸上人山人海，码头上的人都是来欢迎和看热闹的。那时，我国还没有飞机、坦克等武器，第九镇已有步、骑、炮、工、辎及卫生、汽球、电讯队等，在我国陆军中堪称完备了。当我们上岸整队，军乐开道，全军行进时，看热闹的人都欢呼起来。前来欢迎我们的，大都是安徽混成旅的军官，有顾忠深和我的许多同学在内。顾忠深和同学们特地为我们参加这次秋操的同学设席欢宴。我们这些从未打过仗的军官，都为能参加这次实战演习感到异常高兴。在安庆稍停了几天，便起队到太湖县。第八镇则自武汉经黄州而来，其兵员配备大致与第九镇相仿。

演习开始规定：（1）演习所用枪弹、炮弹都应只是空响弹，不准有弹头；（2）炮兵距“敌”三十步内不准开炮，步兵距“敌”十步内不准放枪；（3）故违伤人者，有司论罪。布置就绪后，演习正式开始。

最初，两军以遭遇战的形势出现。第九镇向前推进，大队之前有营级前卫探导，营前卫又分尖兵、排前卫、队前卫。营前卫与尖兵、排、队之间各相距二百至五百米，总距二千米左右（正是当时步枪的有效射程）。左有左卫左斥候，右有右卫右斥候，各距大队一千五百米左右，断后也有后卫卫护。

秋操在太湖县附近方圆几十里的丘陵地带进退拉锯，已“战”了三天，每天“战”况都十分激烈，且愈“战”愈猛，整个战场上杀声震天，硝烟弥漫，两军对垒，各显神通，变幻无穷。至夜晚则

自守休整筹划。

具体的战术审核，如攻占“敌方”山头、迂回穿插、侦察“敌情”、后队支援、后勤辎重供应、步骑或步骑炮合作推进、战地救护、汽球监视等等，都由陆军部来人过目亲询。我所部为机枪队，就有陆军部来人多方出题，进行考试。此次秋操筹备多时，清廷特邀各国军界要员和驻华使馆武官来实地参观。但由于缺乏经验，曾闹出笑话。我亲眼目见的汽球队协助炮兵侦察目标一事就是一例。汽球队系由日本人装备，在中国军史上，太湖秋操还是首次使用。日本技术教官多次试验都不得升腾，时“战”况正烈，炮兵标统王遇甲^①急不可耐，随手用马棒乱打日人，日人滚地嗷叫，无奈，只得忍气吞声，勉力将汽球升空了事。此次秋操虽有不少错误、失策，暴露了计划不周、经验缺乏的短处，但这样的盛况，在我国军事史上还是少见的。

熊成基起义 第九镇被疑

我记得，那天管带传下命令说：“统制徐令：各国来宾称赞，诸位大人嘉许，将士宜各用命，毋忽。”官兵更是振奋踊跃，斗志旺盛。演练正在紧张进行，突然接到北京急电：“皇上、皇太后晏驾。”两镇军队只得停止操演，举行哀礼。举哀仪式是步兵列队，倒握枪枝（将枪口向地，枪柄朝天），乐队吹奏哀号，统制徐绍桢嚎啕大哭，官兵议论纷纷，都为光绪和慈禧同时死去感到奇怪。

数日之内，军中又接急电，说：“安徽混成旅炮兵营队官熊成基兵变，营长陈昌镛殉职，熊成基败逃。”后来得知，该次兵变实

^① 王遇甲即火烧汉阳三祸首之一。

由顾忠深(该旅旅长)暗助,但由于起义军人寡势弱,目的不明,又有叛徒告发,遭到清王朝镇压,终告失败。响应者大部被捕,有四人被斩首示众,顾忠深亦受株连,与被斩四人一同绑赴刑场,正准备开斩,恰安徽抚台冯煦闻讯赶到,大呼“刀下留人”,才停止行刑。冯直奔端方住处,辩论是非曲直,为顾忠深百般洗刷,端方词穷无奈,交由臬台按察使朴梓桐亲审。顾忠深矢口否认与起义有关,朴梓桐又无充分佐证,只得以“用人不当”之罪,判处顾忠深“发配张家口军台效力”^①。我又有许多同学,在熊成基起义中牺牲了。后顾忠深告诉我,他受熊成基兵变牵连,和他一起被捕的有五个人,四个人被端方杀害。

熊成基起义失败后,清廷疑神疑鬼,草木皆兵,以为第九镇也会揭竿而起。清廷对第九镇疑虑的根据在于:第九镇特别是我们三十三标的军官,大都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士兵又都是征来的新兵(不是招募的),他们思念故土,痛恨满人,所以三十三标是出了名的“革命军”。两江总督端方此次正亲自观操,当他得到熊成基兵变消息后,风闻下属亦将起事响应,即惊慌逃走。其实,第九镇官兵对于熊成基起义,事先毫无所知。端方走后,立即调动湖北第八镇围住第九镇大营,以作监视,更逼令我们三十三标到长江边扎营,又派来四艘军舰巡查附近江面,将舰上炮口对准我们。第九镇官兵遭到这样的境遇,无不义愤填膺,三十三标的官兵,更是睚眦欲裂,都将子弹顶上了膛。此时形势,兵变一触即发。头脑冷静的同学鉴于双方力量悬殊,知道冒险行动必然招致无谓的牺牲。最后,议定警戒应变。有一位同学写了一首诗:“鱼肉受刀俎,人在荆棘中。前后方十日,悲欢大不同。”

^① 即充军。

后来，端方没有采取进一步的紧逼行动，事态便也没有发展下去。

第九镇行动获得自由后，端方又玩弄起权术来了，他既想笼络人心，又想为秋操摆弄一番，于是宴招了第九镇全体军官。宴席上，每人拿到了一只江西官窑定制的酒杯，名为秋操纪念杯。杯呈椭圆形，上有粉红色牡丹花图案，取义为“一片丹心”。端方还以私人名义赠物，他赠我两把折扇，一把扇上有他自己作的诗，诗云：“漏声透入碧窗纱，人静秋千映半斜，沉麝不烧金鸭炉，淡烟笼月照梨花。”还有一扇，上画有达摩祖师坐在蒲团上，大概出自当时某名家之手。也有一诗，诗是苏州知府张船山所作，诗云：“西来谁信渡江难，波浪萧萧一苇寒，面壁十年缘底事，者会丢去破蒲团。”两扇都由端方亲笔题写。给他人的物件大同小异。

不数日，第九镇仍乘轮船返回南京，太湖县秋操就此结束。

武昌起义前新军第九镇的动态

溥仪登基后次年春节，标房（即营房）颁布红诏，为宣统元年。

当时，我和同学们虽说有点“革命思想”，其实是非常幼稚的。我们只希望国家能够强盛起来，满人不欺负汉人，列强不侵略我国，人民不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即使象日本的明治维新亦可。然而，事实并不如此。日益腐朽的清廷对外卑躬屈膝，甚至如中法战争镇南关大捷后，还向法国侵略者求和，签订丧权辱国的安南条约。对内则滥施淫威，把汉人当作敌人来对待。如我们这些人，遵旨到太湖县秋操，还向死掉的皇帝、皇太后举哀，真是再恭顺也没有了，然而清廷却将炮口对着我们。稍有一些民族自尊心的人谁甘愿当洋人和清廷的奴才。至此，我们逐步认识到中山先生的

“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的思想是正确的、必要的。我和同学们都有志把清朝皇帝赶出金銮殿。

陈玉谟事件，徐锡麟、熊成基事件，秋操事件，对我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宣统登基以后（就在一九〇九年这一年，我被派到将校研究所学习，回镇仍任队官），第九镇驻在南京的两年多时间里，民主革命的风潮此起彼伏，官兵深受其影响，思想认识普遍提高，特别是下级军官，革命情绪更为高涨，对清廷的离心倾向日益明显。在那些日子里，军事训练认真严格，人们确实意识到必有实战的一天。

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两江总督端方镇压革命运动更加雷厉风行，仅举查办赵声一案，便可见其一斑。赵声原是三十三标的标统。一九〇五年，他曾带了全标官兵去明孝陵凭吊，列队演说，宣传满人种种罪恶，并说明中山先生救国救民的宗旨，号召官兵团结一心，推翻清王朝。（那时我还没有到三十三标。我到三十三标后，赵声还是标统。平时接触，觉得他和善可亲，并能与部下同甘共苦，深受部下的爱戴。我与赵声相处不久，他便到广东去了。）此时端方竟然追查起五年前赵声在明孝陵演说的事，还说要追查同党。一时第九镇人人紧张，个个自危。统制徐绍桢更是紧张，他素知端方为人，若因此受到牵累，丢官事小，甚至身家性命亦无保障。端方为追查赵声案，特派亲信俞大鸿^①做三十三标标统，严加查问。其实，端方的用意是想借此来压制第九镇，特

^① 俞大鸿，字幼舫，常州人。与顾忠深原是要好的同事。俞为谋安徽混成旅旅长差事，在熊成基起义后，谏言端方，力劝杀死顾忠深未成。此次随端方来南京，谋到三十三标标统职事。辛亥革命后，俞又投入袁世凯怀抱，想谋取江西省省长职位，袁世凯派他为特使，到李烈钧那里去。后被李烈钧部下捕获，斩首于鄱阳湖口。